

朝花夕拾

转眼,编织缝缀,左右逢源,我成了女侠高手,无所不能,亲手编织出的藤筐、背篓、虎头帽的无数根结绳卷曲着,幻化成故乡的图腾,优美地盘旋。

藤线在手中缠绕出的律动

■ 张艳

藤条在手中翻腾、挑挪,一个新嶙峋的筐箩初具模样。新筐箩来到陌生的环境,显然有点认生,我兀自把它丢到一边,去做别的。夜里,筐箩和月光相偎,泛着青光,我在桌前码字,码的是手工编织的疼痛与欢喜。

编织和写作,两者我都深深地爱着,不悔,有念。

近两年,我重拾小时候的宝藏,或者说,我一直希望完成的活儿——藤编。对,就是手工编织乡人背的筐或篓。

居住在北方小城,竹材不好找,大柳树也不多了,对于如今细皮嫩肉的手来说,竹子硬度大,不易操作,柳枝脱皮麻烦。千挑万选中,我找到了一种仿藤材料,软硬适中,编好成品一点不比真藤条编的效果差,甚至仿藤在手感上更顺手,颜色更丰富,也更结实耐用。期待有一个小店,气定神闲地坐定,编一只筐篓或打磨一只木桶。有顾客进门,看摆放的一个个成品,用手抚摸,赞叹真是好东西,却也没有买走的意思。我礼貌点头,继续手里的活。物和人,也讲究缘分,不强求。在人工智能时代呼啸而至的今天,无论手工艺多么精湛,也难顾客盈门。

不管,喜欢的事情,无须迎合。张晓凤说:“去珍惜一幅编织,那其间的纠结是我。”这是在疼惜我吗? 编筐需要在适当的位置反复打结。编到合适的高度顿住打绕几下,折过来再继续编,到了一定的宽度再打结。收口时,要每一个藤条都用结绳固定,错综聚合,条条框框,横竖有序。在结绳处也可做些装饰,比如加个纹理细密的铃铛,缀个同色六角花,风动铃响。

手艺人孤独的。他们一般喜欢安静,喜欢离群家居,喜欢冷眼旁观,独自思考。虽不能随心所欲行江湖,但有坚守。写作也是手工活,思想也是手工活。写作,需要像藤蔓一样,找寻到一个缠绕和依附的所在,适当锁结,及时更换方向攀缘而上。优秀作品必须具备的品质,单从素材的组合和加工来说,不能脱离本质,也不能不适当想象。这点和手工艺更相似,无非是不仅有看头,还得让人阅后有思索的余地。

手艺,强调的是手上功夫,一双糙的手,一双布满茧痕的手,一双被证实过无所不能的手。现代化进程无疑改变了这种古老的生存方式、秩序和生态。我们开始怀念淳朴,怀

诗情话意

河 灯

■ 陈赫

河灯点亮
月光升起
照耀在大地的苍茫之中
清风带来一丝微凉
诉说着许多的思念之情
远处的水面上
一盏盏河灯次第点亮
自在漂流,明灭闪烁
也把人们的愿望,送向黎明
看那些河灯顺流而下
看那些点灯的人
泪水都像烛光一般晶莹
今夜,有些没说出口的话语
可以放进一盏灯里
它们飘摇的路途
就是亲人们的回声

■ 徐全启

星期六本是休息日,但局里有事要开会,办公室通知干安保工作的我也要参加。

台上在讲,台下在听,同事们都很认真。中途我去了趟洗手间,当我出来顺着走廊快走到会议室的时候,只看见一位六十岁的老人,正趴在会议室门缝上往里看。

“您找谁?”我大声一问,只见聚精会神的他一哆嗦,吓得魂不守舍。

“啊,芽子忙,生日说好了回家也没见影,端公家饭碗不容易,不放心来看看,看见了就走,这就走!”老人中等身材,方头大脸,头发花白,上灰下蓝穿得很简单,赤脚穿着一双黄色的球鞋。

“您前两天不是刚来过,怎么又来了?”我认出这是前几天已来过单位的那位老人,当时我正在门卫室。我们单位有

念“遥远而贫穷”的过去。

乡间手艺分为两种,一种为了生活,一种为了讨生活。大奶奶的手艺属于后者。从记事起,大奶奶就编凉席编筐到集上卖。她编的凉席、柳条筐结实耐用。院子扫干净,铺上麻布,我知道,这是要开始大工程了。苇皮几组排在麻布上,两两对向,纵横交织。两脚踩住苇枝的一头,双手在四根、八根、十六根苇皮间婉转翻挑。一时间,万千宠爱于一双手上。一袋旱烟工夫,一尾漂亮的席子就亮出了边角,像极了都市里的立交桥,分枝散叶,四下延展。

苇,一种大洼里随处生的植物,老家村头田坑随处长,它们“性直而枉,不就富贵之地,心野而逸,适荒径野滩。”苇初劲大,几折而不断。过年时,大奶奶也会编一两张绿色的竹皮席,那时,家家户户还是铺便宜的苇席。

编柳条筐就随意了。那时村子里的麻柳多得是,随村子而长,这种就地取材,给大奶奶带来了不少便利和实惠。早春二月,麻柳开始抽芽,五六月枝粗条韧,大奶奶割下枝杈,抽拽去皮,让其露出白色筋骨,晾晒几日,按粗细、长短分好,开始打底,乳白色的柳条散发着浓郁的芳香,用诗的语言说,那是春天味道,杨柳独有的气味。麦收后,大奶奶手里抓的便是柔软的麦秸秆了,只需左绕右拧上掏下弯,一个草帽大功告成。她用“绕格铜圆眼”法编出的草帽既能遮挡毒辣辣的太阳,又通风透气。我天天戴着的一顶有花边的小草帽,当然出自大奶奶的手,走起路来,幽幽凉风穿过发丝,小仙女般神气,不知艳羡了多少小伙伴。

大奶奶编席时,我总是蹲在旁边。多年后,当我手拿一本毕飞宇的书,他“堂吉珂德”般做的事情之一,是酷爱蹲在手艺人旁边看,而且能看一天,就连吃饭时,都是回家盛好饭,在碗边上堆一些菜,然后端着饭碗,跑回来,一边吃一边看。读着这段文字,我眼含热泪,隔空和毕飞宇握了握手。

蹲在大奶奶旁边,我特别有眼力见儿,讨好地提前给大奶奶递上接下来需要的材料,什么时候用锥子,什么时候用篾刀,我都门清。哪个大人不喜欢这么懂事的孩子呢? 大奶奶见我痴迷,手把手教我。她粗糙的、着一层厚茧的大手,握着我的小手,一下一下,压、挑、抻、拉,嘴里念着口诀。下次,大奶奶再教,不等她张口,我早记住了,抢先背出来,大奶奶笑:这妮子,长大了有出息。

手工艺,全靠一双手,大奶奶的手怎么能不受苦呢? 与大奶奶的手成鲜明对比的,是她编出的一众听话的“小崽子”,堆码在西仓房,鲜亮柔嫩,细腻豪华,其间的一缕经纬,如今一想起,会咯疼我的神经。

编完一个,大奶奶举到眼前,左摆右摆,端详了又端详,露出满意的神色,这时她会叫我到跟前,或给我背到肩上或跨在胸前,小小的人儿大大的筐,配合大奶奶,我扭着跳着,大奶奶乐得满脸溢出一堆老皱纹。

前些天,回老家,提了大奶奶爱吃的桃酥去看她,印象中,大奶奶还是那健朗的身子骨。然而迎接我的是一辆轮椅,大奶奶痴傻的眼神竟然认不出我来了,人生如一双老茧的大手。作为曾是最村中最巧的妇人,该吃的苦都吃了,为儿女们尽了毕生的责任,如今半痴半傻地坐在轮椅上,似乎回到了小儿,不,更像她曾编出的“小崽子”们被搁置在一边。我蹲下来,抚摸她几乎皮包骨头的手,一点一点摩挲,少时的记忆闪现,一帧一帧,有大滴的泪掉在手背上,大奶奶眼中闪过一丝光,喉咙里咕噜着,嗓音混浊,我多想依偎在这双风霜满布的手里找寻曾灵巧腾挪的过往。

我娘用她自创的针法,给凉席缝了一个好看的蓝色布边儿。娘的针法真是厉害,青幽幽的凉席顿时有新媳妇坐花轿的感觉。我端详着蓝布边儿,不相信这是凡物,并且出自娘的手,我娘的脸上闪着自豪,有什么比手工艺有了用武之地更让人快乐的呢?

娘还用自创的针法纳鞋底,针脚匀称细致。一个个小疙瘩的棉绳扣踏在脚上,硬硬的,又软软的,脚板舒服得酥麻麻。娘除了给我们姐妹仨做鞋,还给亲戚们做,把亲戚们大小不一的脚,用纸替换出鞋样子拿走,不几天,纸片被施了魔法,变成了一双双缀着密密棉线扣的新布鞋。

常常是,半夜了,娘拉线绳的声音还响在耳旁,“噌——噌噌——”声音节奏有力,走的是统一和谐的节拍。

外婆用麻线针脚密集地穿缀,从秋到冬,又从冬到夏,一套叮当作响的老虎头帽子不可一世般降临,大小各十顶,是给过“百岁”的婴儿戴的。新绿的缎面上,虎眉似树叶,眼睛是一束灯苗,嘴巴像一朵莲花,胡须像一蓬白色的葱根,缀上螺旋状的铁芯,眉心正中用金黄丝线绣上一个“王”字,配以丝丝跳跃的银亮片。外婆是把老虎作为动物里的天使来供奉的,十顶老虎头帽传达出的色彩感,让我非常

吃惊,外婆可是没有读过多少书的。她严格地履行生存法则的同时,潜意识中,惯性般地保持着老虎的“神灵”地位。虎帽佩戴在过“百岁”的婴儿头上,该会怎样的律动摇摇,活灵活现。外婆靠一根铁针、几团彩线和三两饰片完成了一个轻摇慢舞的吉祥祥和。只是也不见这十顶老虎头帽子戴在哪个娃娃的头上,天气好的时候,外婆把它们——摆出来晒太阳。

阳光下,虎王战神的架势威武雄猛。天下太平。你能让一众虎头听话地臣服于手中吗? 你不能,外婆能。

后来搬家,这些虎帽遗失在了老宅,至今回想起来让我耿耿于怀。那一字排开在阳光下的雄姿经常飞进我的梦里。

它们齐齐去天上统治众神去了。

很多事和物,都在消隐。有人说留住乡愁,留住手艺,内心所挽留的是对生命本身、对时光的守望。守与留,其实是守自己,当然,有些东西不是守与留能守得住留得住的。后悔那时只顾着拼命长个儿,手上功夫那么多,至少得学会几样啊。外婆,我娘已不在,大奶奶也渐渐枯萎。村子里会编织手工艺的人越来越少,每次回老家,乡邻告诉我,谁家房子空了,谁家老人不在了,边听边回忆他们的音容笑貌,长叹一声,有什么法子呢。

反复做一个清梦,在梦中,我邂逅了大奶奶,还有外婆,我娘,齐齐挤过来,坐在一起有说有笑,都要把她们的绝技传授给我,我一一应承,欣喜若狂,已经多年没有接受这种亲情的欢愉和震颤了。转眼,编织缝缀,左右逢源,我成了女侠高手,无所不能,亲手编织出的藤筐、背篓、虎头帽的无数根结绳卷曲着,幻化成故乡的图腾,优美地盘旋。

邻居来串门,我正在一只背筐收完口的地方用六股藤线编背带,背带需要一气呵成,手不能停,让邻居随便坐。她兴致大起,挤眼跟前看我编得酣畅淋漓,惊愕继而发出尖叫。好一会儿后,默默地,她眼睛泛着泪光,说:“想老家了。”

手不由地顿了顿,眼睛随着她温柔,藤线正在手中缠绕出一种新鲜的律动,抚慰我背井离乡的孤单,像母亲,像多年不见又拙于表达的情怀。

【作者简介:张艳,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,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自然资源作协签约作家,中国地质大学(北京)驻校作家。】



自然在此杂糅,植被覆盖蛮荒,民族在此融合,思想交流碰撞。这就是天水,陇南边陲上一个古老的城市。

■ 毛庆明

时隔多年,我再次登上绿皮火车,恍似回到了没有高铁的学生时代。进入秦岭,大山绵绵。列车在漆黑的隧道里穿行,就像进入了没有尽头的时光通道,在车厢的晃动中,开往历史深处。

时光追溯到上古时期。华胥在雷泽踩了巨大的脚印而有孕,生伏羲于成纪。成纪,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。伏羲统一华夏各部落,定都陈地、封禪泰山、创立八卦、以文字记事,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。他那鳄鱼蛇身鹿角虎眼色鳞狮腿鹰爪鲸须鳌尾的龙的形象,更是中华民族的图腾。

“无道瞽破乾坤秘,祸始羲皇一画时”。

时空流转,到了公元前221年,秦始皇统一中国。从秦非子受封于秦地,到秦襄公建立诸侯国,再到秦始皇统一中国,秦国经历了38代君王、600余年的励精图治。此后,秦始皇推行变法,书同文车同轨,使秦文化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最先进的文化。

1947年,甘肃发现毛家坪遗址。毛家坪遗址位于天水市甘谷县磐安镇,面积60万平方米,探出墓葬千余座,出土了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车马坑,再次证明此地很可能是2700年前的“华夏第一县”。天水,名正言顺地成为秦文化发源地。

渭水汤汤,穿天水城而过。它低声呢喃着,羲皇创世的模样。五千年华夏文明,在陇原大地扬帆。此刻,我站在渭水河畔,陷入沉思。庄子说:“人生天地之间,若白驹之过隙,忽然而已。”个体的一生,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“忽然”。时钟滴答,是生命腐朽的声音。那么,如何像烟花一样,在刹那的绽放中获得记忆的永恒呢?

伏羲庙前,沿庙前街行走不过百米,左拐,就是飞将巷。“但使龙城飞将在,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金戈铁马冷月关已随飞将军远去,身后却留下古朴雅致的将军故居和天水的别称——龙城。

我曾经和朋友说,中华文化博大精深,拿地名来说,就有很多取得极美。比如敦煌,比如金陵,比如长安,比如姑苏,比如天水。

汉武帝元鼎三年,上邽大旱,渭河断流。上邽人守着龟裂的土地,抖动着如土地般龟裂的嘴唇,祈求上苍降雨。那一夜,天空中响起了巨大的雷声,大地裂开,天水河倾泻而下,注入大地。待到雨过天晴,大地的裂缝成了湖泊,湖水清澈甘甜,“春不涸,夏不溢,四季潋然”,上邽从此山野苍翠、禾苗茁壮。因了这“天河注水”的传说,汉武帝赐名此地为“天水郡”。

从此这个好听的名字和张掖、敦煌、武威、酒泉四郡一起,沿用至今。

在天水博物馆,我看到了天水市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。那是史前人类活动的痕迹,看着陶器上艳丽的色泽和拙朴的纹饰,我无法想象,史前人类对生活是怎样的热爱。多想乘上时光机,在历史的长河里任意穿梭。去学习上古人的制陶技术,看秦人如何统一六国,向戍边的将军道一声辛苦啊。

假如可以的话,我还想让时光机停留在1935年的天水。这一年7月,少年父亲跟随红25军长征西进秦岭。为策应主力红军北上,红25军指挥员果断决定进攻天水,很快占领秦安。之后渡过渭河,切断西兰公路,牵制敌军半月之久,随后翻越六盘山,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,成为第一支完成长征的队伍。

我站在渭水河边,透过历史的硝烟,看红25军强渡渭河。为协助红军过河,天水百姓将家中土布取出,拧成绳索绑在河道两岸。人群中,我看见了攀着绳子过河的父亲,那时的父亲还不会游泳,可是身手敏捷的他毫无恐惧,快速过河后,父亲回望湍急的河水,开心一笑,就匆匆追随同伴的脚步而去。那笑容与父亲墓碑上造像的笑容同出一辙。此后多年,每当我身处逆境,那灿烂的笑容总能给我鼓励和勇气。

来天水之前,我对麦积山石窟有个很大的误解,以为这个与敦煌、云冈、龙门石窟齐名的中国第四大石窟,深埋于荒漠,与世隔绝,旅人难以企及。事实上,从天水麦积区到麦积山石窟,莫过30分钟的公交车程。

游览麦积山,恰逢农历端午。天气晴好,游客如织。我没有看到天水十景之麦积烟雨,也没能约到特窟门票。工作人员抱歉地告诉我,所有特窟导游都上山了,想参观特窟得等他们回来,而等候参观的人已经排成长龙。我只能跟随大部队沿山体栈道参观。虽然未能得见东方微笑小沙弥的可爱模样,也未能一睹美人皇后乙弗氏的风采。但麦积山拥有194个洞窟,那每一座北魏时期的塑像,无不穿越千年时光,微笑着迎接每一位朝圣者。

自然在此杂糅,植被覆盖蛮荒,民族在此融合,思想交流碰撞。这就是天水,陇南边陲上一个古老的城市。人们在渭河边兴修水利,将过滤后的渭河水注入天水湖,天水湖畔绿树成荫,水鸟在湖上嬉戏。驻足其间,我心有恍惚,仿佛梦回江南。



廊 桥

徐建军 摄

心灵舒坊

朴实的老人,离开时那满足的微笑,此刻仍在感染着我。

“芽子,芽子是谁?”我愣了一下,随后发问。老人走得匆忙,看样子没有听见。

我趴在走廊窗台上,望着楼下老人急匆匆走出办公楼,最后顺着大门口的升降杆底下钻了出去,看样子他也是这么走进来的。只见他弯腰出去后,回头看了看露出了满脸的笑容。只是不知为什么,看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,我的腿好软,心好酸。甚至我在想,这大门没有该多方便。

此时,会议结束了,我拿着用塑料袋盛着的花生快步走进,去,立马喊:“芽子,谁是芽子?”

大家面面相觑。

“芽子,谁是芽子? 来拿走花生!”我又重新喊并把手扬了一下。

“芽子,谁是芽子? 来拿走花生!”我又喊了一遍,并把手扬了一下。

“老徐,老徐,徐老? 哪里的花生?”我们局长的声音有点发颤,他从老徐喊到了

规矩,进入办公楼找人需要提前预约。当时,这位老人吞吞吐吐不说要找人名字,甚至在门卫室还有点莫名其妙地问我:“最近你们单位挺忙的吧? 没什么事吧?”

“我们单位好好的,当然没什么问题了!”我感觉老头挺有意思。

“这样就好,芽子刚当个小官,我就怕他错了主张。”再问他,就什么都不说了。于是,上次我就没让他进办公楼。

“您这是怎么进来的? 您怎么随便闯? 您儿子是谁?”这次,我的声音有点大吓着他了。

“他从来不让讲,隔段时间不看看,心不踏实啊! 俺要紧什么种子发什么芽、长什么瓜,秋收大忙忙的,俺走了,麻烦你把这一小袋子花生给芽子,地里的花生再不收就长芽子了,长了芽子就瞎了,我走了!”老人边说边将方便兜放在了走廊边上,随后转身就匆匆离去。

芽子忙